

中國哲學談

民國七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嚴究

著作者 海虞俞天憤

中國偵探談一冊  
定價大洋七角

校訂者 潤州何其愚

印刷者 清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交通路  
一百三十九號  
清華書局

# 中國偵探談目次

黑幕

雙履印

三棱鏡

鬼旅館

雞公仔

珠還

風景畫

打人團

血履

花瓶

偽幣案

遺囑

# 中國偵探談

## 黑幕

今之所謂黑幕者多矣。吾人寓目所及若廣告之所載書肆之所售社會之所心摹手揣莫不以黑幕爲唯一大事業其爲類也不過奸盜邪淫賭博之屬耳其爲結果也不過恩仇抵償欺詐眩惑之極耳其發生之初心也不過市儈貪利罔惜廉恥罔顧利害固知道德人心踵至旋起人云亦云以貽害於無窮耳余今述中國偵探案第二編之開首第一章用此黑幕兩字非將謂是篇之中專敍中國偵探之黑幕也亦非趨時應會利用此黑幕也夫中國偵探之黑幕人誰不知擢髮難數知其有黑幕者黑幕也知其有黑幕者黑幕之黑幕也余非黑幕中人安知黑幕中事安能造作黑幕抑更有進者處身黑幕之中必不肯自道其黑幕不肯自道其黑幕則今之所爲黑幕者要皆黑幕以外之人夫黑幕以外之人固不能知黑幕以內之事不能知黑幕以外之事則其爲黑幕也無足重輕也明矣此亦今之造黑幕之黑幕也况夫偵探本處黑幕地位豈幕外人所可揣測哉蓋黑幕一代名詞也一形容詞也黑晦也幕絡也黑雲

云者猶言晦暗以籠絡也今之好爲黑幕之詞好讀黑幕之書好談黑幕之事要皆其籠絡而身入於晦暗也身入晦暗而不之悔必至受其籠絡終其身不可脫不至身亡家不已嗚呼黑幕之爲害亦大矣

顧余之所爲黑幕者則大異乎是余有友曰蔣芝臺者南辛村人也精於山水膽怯而心細其最足異者面貌身材乃與余一致不異苟使余友與余同坐同立人幾晰孰爲余孰爲余友余嘗謂蔣曰使君而膽計充足氣象發皇與余共事人必謂今

分身術則偵案必有奇妙之陳績矣去年冬風雪漫天夜將闌矣余方就書室中垂幕倚案而坐案鋪白帷與窗外雪光相映射案上置一燈燈之後復有一鏡執最近之小說新報俯而閱之偶一仰首見此鏡內映余之像爲數有二余不禁自異正凝視間忽有芬烈之烟味刺余鼻觀此烟味余審之久矣惟余友蔣芝臺吸之乃回顧椅後蔣矗立如塔余乃笑謂之曰君以何時來耶苟非得見鏡中人影恐終卷而猶未之知也

蔣聞言怏怏就坐置其烟斗於案噓氣而言曰余運可謂不佳矣余曰運者氣化流行一謂也於人何有哉君何悒悒爲余與君不相見者三閱月矣今從何來乃不惜冒雪

衝寒深夜過訪哉。蔣曰：此間有石公愚者，君知其人否？余曰：知之。此公以收藏書畫聞於時。蔣曰：余今主其家矣。五日前事耳。余曰：如是則運亦甚佳。君本愛讀書，一室之內，供汝臥遊，君之眼福真不淺矣。蔣曰：否。以余思之，直厄運耳。眼福尙不及論也。今將有所求於君，君其鑒相交之有素，助余一臂之力。余曰：君苟有事委託，余安敢不竭力以相助？余乃掩卷而謂之曰：然則請君明以告我。

蔣曰：一月之前，余有友嵇召峯者，通函於余，稽業裝池。凡石之卷軸，均嵇一手製配。石頗信任之，蓋亦有年矣。函中備述石收藏之富，且謂石以平生所最心賞者，另闢一室。顏之曰欽古山房。山房特延一人主持其事。今主持之人，以不願任事而去。石公欲覓一相當者，爲之庖代。余已代君介紹，石亦甚贊余言。囑函知尊處，迅卽來城等語。余得其函，心頗欣喜，自念困守舊廬，詩書誦讀，固不能作溫飽計也。且石氏藏有董香光墨蹟數幅，爲余所未見，而渴欲一見者，蓋作畫本難，尤以山水爲最難。其起伏變滅，奇崛萬千，如風雲之出沒，如雪月之暈涵，如寒暑之往來，如陰陽之向背，魄力沈厚者，氣虛靈者，着筆便無一不出於自然。蓋畫工而化工寓焉，香光以北苑爲宗，故落筆

瀟灑出塵之概。風神超逸，骨格秀靈，純乎韻勝，不圖余所夢想者，竟有入眼之時機。焉喜之於是不告於朋友，不謀於妻子，毅然覆其函。五日之前，余竟由嵇之紹介，得石公設榻於欽古山房之後樓矣。

此欽古山房乃一特製之廣廳，空氣流通，光線充足，四壁徧懸圖畫，如西廬老人之秋山蕭寺，染香庵主之山路秋晴，麓臺之萬壑飛泉，南田之瀟湘烟雨，墨井之山雨欲來，風滿樓，龍友之布帆歸去，清湘老人之山亭論古，或爲巨幅，或爲小幘，或爲橫卷，要皆審擇精當，無一贅鼎。聞石公尙有宋元精粹之品，則藏之內室，不肯輕易示諸外人也。山房之北壁，有玻璃大櫃一座，座有四門，每門內懸畫一幅，扃其門外，又連覆一大黑幕，寧幕而觀，則見此櫃內所懸爲石谷得意之巨幅，所繪皆石谷故鄉風景，第一幅則山石嵯峨，溪泉迴折，嫣紅之桃，縱橫掩映，題其端曰桃源春洞；第二幅則漁村蟹舍，楊柳垂陰，隴畔三四村夫，方事戽水，遠渚漁艇六七，鳴其桔槔，題曰湖田烟雨；第四幅則蒼松翠柏，矗立雲表，昏暈之山色，模糊之遠樹，望之若有若無，疑雲疑雨，湖中有小艇，蓑笠者力棹其舟，舟中兩三人，迎風張蓋，若不勝其狼狽者，題曰湖田烟雨。

顧爲風雪所被。挺然號風路逕。亦復不可辨。林深處。有一亭。山色則一白無際。不得擬其印鑿。題字如書臺積雪。蓋四幅以四景暗寓四時也。據先我任事者言。此四幅爲石公心賞之品。入必視之。故獨此四幅局此廝中也。余聆其言。知旣爲石公心賞。其爲精品無疑。顧室雖廣大。覆此黑幕。觀畫轉覺不能清晰。亦一恨事也。

余曰。前之任事者爲何人。蔣曰。高其姓。永卿其字也。任事已七八年矣。比以多病。乃自辭去耳。余曰。聞君言頗有味。絕似論畫之筆記。此卽所謂有求於我耶。奈余乏鑑古之學識。何蔣曰。余言尙未盡也。兩日之前。余取帚拂拭壁上。畫。擎幕觀廝內之畫。則奇事見矣。蓋此大廝外貌。視之固有門四扇。實則櫬聯合。一氣未嘗有所間隔。所懸之畫。其次序。乃自左至右。卽余所云桃源春澗。尙湖漁樂。湖田烟雨。書臺積雪。是也。乃今則易其位置矣。尙湖漁樂易爲第三幅。湖田烟雨易爲第二幅。似此堅局之櫬門。祕固之筦。鑰復有玻璃爲之障隔。微如飛塵。尙不能闌入。何況於他。此櫬之鎖。有四匙。則僅一枚。匙藏於石公身畔。若謂石公自來移動。則此山房之門。余苟離去。必堅局之。彼又何從入乎。卽曰石公亦有此門上之匙。雖余他出。彼亦能自啓。然此奇妙之櫬鎖。啓之非十

分鐘不辨櫬中之畫又巨大特甚彼一人之力必不能勝卽曰勝之收去此畫可也易以他畫可也何必換移其位置哉且余自來山房之後日間未嘗有十分鐘之離去夜閉窗扃門誰能入此室處乎

余遘此怪異事心惴惴然不敢言竊計或是石公自爲之將以試余之心力耳余不如隱忍之勿急告彼夜膳旣竟余就榻假寐鐘鳴十下余躡足而起篝燈籠袖探匙啓門入內四照了無人跡余乃出卽以門扃之滅燈倚門而假寐是間前後有門緊閉之無風寒之虞比醒天已明余復啓門入奉幕而視則第一幅又與第四幅互易其位置矣可不異哉

余曰是誠異事君曾告之石公否蔣曰未也石公晨起極遲非十一時不出盥漱畢又須啜茗不肯見客余因終夜未安睡託疾臥於榻迨醒問之僕人則云主人赴蘇收件矣余不得已繞室而思終無決解忽思及吾友故不畏風雪深夜奉訪耳君其有以援我乎余曰今夜則不克奉命蔣曰是何故耶君畏寒耶余曰否此事頗足研究此畫能不啓櫬門而更易位置最爲奇異若以胠篋視之則彼旣能於櫬內運其手腕何以

不遂取之去哉。余將於明晨訪君。一覘此畫。是否更易。有所更易。則明夜余必極力爲君守護。且欽古山房。余固聞之。未履其地也。位置若何。陳列若何。山房附近之形勢。若何。大櫃之間。架若何。余均未之審。貿然而往。恐致僨事。余思旣非竊賊。則君今夜儘可安睡。聽其所爲。且俟明日再定。進止此卽余助君之第一步也。蔣曰。余恐古畫藏久。發生怪異。或有幽靈爲之呵護也。余笑曰。此必無之事。君膽又生怯矣。君知畫靈之說。乃小說家欺己欺人之談。君奈何深信之耶。此畫而果爲通靈能自易其位置。則區區一櫃。必不能阻其步履。何以不見此四幅山水。緩步而出欽古山房耶。不脛而走。甚辭也。非真有其事也。蔣乃一笑而去。

蔣旣去。余獨坐冥想。覺蔣言之太近怪異。蓋世間無論若何駭人之事。必有一理以構成。似此嚴局之玻璃櫃。無劇烈之震。無暴風之吹。萬無懸畫能自易位置者。抑余友近况不佳。陷於神經過敏之疾耶。然觀其言辭吐屬。井然有序。此層固無容疑。及視時鐘。已近一下。余乃熄燈而寢。明日之晨。雪已晴矣。余盥漱進餐後。卽往訪吾友。觀其眉宇之間。憂鬱益甚於昨夜。余謂之曰。夜來有舉動乎。蔣曰。有之。二三兩幅。復其原位置矣。

余笑曰。不如聽之俟其今夜復其一四兩幅之原位置。不亦佳乎。蔣曰。如是豈非甚妙。第恐不能如願也。偷長此更易不已。居停必有入目之。一日則余將無眼福。觀此多數之名畫矣。余曰。櫥中畫更易位置。石公雖外出宅中人有知之否。蔣曰。室內除余及石公外。非得石之許可。母敢擅入者。惟十日一掃灑。亦由任其事者監之。此皆余任事之初。石之特約也。余笑曰。以是言之。余今將及門而止矣。蔣曰。事在眉睫。余之運命系之。況又爲吾友固得以例外論之矣。

蔣遂導余入所謂欽古山房者。入卽扃其門。琳琅滿目。應接不暇。覺昨宵余友之所述。猶有未盡者。余不暇他顧。惟注視黑幕耳。掀幕而觀。則見一大玻璃櫬。高大乃與屋頂齊。畫則足八尺。以綠紋錦爲緣。其第一幅乃書臺積雪。第四幅乃桃源春澗。果更易其位置矣。余之此來。本爲余友之事。欲偵此怪異之事。顧名畫在前。亦不能不舍却正事。而一覘其畫。蓋自唐五代南北宋至元明。各家各有門庭。至耕烟。則集其大成矣。耕烟。天分人功。俱臻絕頂。此四巨幅。確爲晚年得意之作。繼乃諦視其鎖。均光滑無塵滓。余指視余友曰。卽此光滑之鎖。以揣之。確有啓之者矣。蔣曰。是不能執見以料事。蓋一日。

之內。余必以帚撲其塵垢。二三次也。余曰。此無論已。彼櫃中底格之微塵。君固不能隔。玻璃而遙拂之也。何以此四門之內亦光潔如乍拭耶。余友點首不語。

余退而下其幕。周視四壁。見所謂羅兩峯之江南春。黃小松之小品山水。新羅山人之小立軸。蔣楊孫之松。伊邊壽之古寺殘鐘。均爲精到之品。余視室內空洞無物。一覽了然。南窗外一塲略蒔花木。四圍皆高牆。惟西壁另有一小門。余曰。此門乃通何處。蔣曰。聞之高君言。此門外一長弄。北可達居停之內堂。然居停未嘗一次出入。南通一廣場。場西即高之後門。蓋高與石公爲貼鄰。高晨來夜去。率以爲常。高恒由此門出入也。余曰。自君任事後。曾啓此門否。蔣曰。奈無鎖鑰。將何從啓之耶。余曰。彼高君若何出入。蔣曰。高君言。一月以前失去其匙耳。余曰。高之爲人如何。蔣曰。一誠懇之老翁耳。年已五十餘矣。余曰。今請暫與君別。傍晚當復來。與君作長夜談也。

鐘鳴七下。余進夜膳畢。乃備諸具。并取電燈之通電線丈許。及啓閉鍵一枚。逕訪蔣芝臺。蔣已遲我矣。見余所攜。頗以爲怪。余曰。余見山房門外。有一電燈。余擬以此線接之。移此燈通入室內。玻璃櫥之前框。苟有警則。一室光明矣。蔣曰。甚善。乃疾治其事。設鍵

於門外。并告之曰。君第張大爾膽。余思此决非鬼怪亦非劇賊。余當入門倚門而坐。門不必扃。虛掩可耳。君亦背門而坐。君第聞余叩門聲。或呼聲。卽疾啓電燈入室。而鍵其門。蔣曰。諾。今將如何。余曰。姑扃門。余將與君吸烟於君臥室也。蔣曰。是亦無不可。余遂入其臥室。蔣殷殷問余不之答。約半時許。余曰。可矣。君今篝燈入室。迨余隨入後。君卽失手滅燈而去。斯時余在室內。君在門外。不復可作聲矣。蔣遂依余言而行啓門而入。脫手而燈墮燭亦隨滅。余翩然入倚壁而立。觸手得一椅。輕移之。俟其閉門。卽倚之而坐。屏息而待。探囊出發光之時。計觀之。正指十二下。余納之於袋。而窸窣之聲起矣。余握槍而起。輕步至玻璃櫃左。乃有探匙啓鎖之聲。發於接近之處。頃之鎖已啓。乃聞以鎖置地之聲。余聞之較切。俯身以手探之。指觸於匙。遂并鎖拾之。殆余起立櫃門已啓。戛然有聲。確有一人入櫃矣。隨後卽聞霍霍之聲。浪殆收卷畫軸矣。余乘此時機。移步近櫃。掩其門。以鎖扃之。櫃中之人。固未之知也。余返身移去木椅。輕叩其門。蔣果如余命。電燈立啓。一室光明。蔣已入室而鍵門矣。

余乃掀幕而觀之。則見此玻璃櫃內挺然立一老者。口吻翕張。不知作何語。蔣頓足曰。

噫。此高永卿也。來此何事耶。高見蔣掩面不語。余乃探匙啓櫨門。高手持竹柄之畫叉。僵僵而出。長跪於地。泣而言曰。余老矣。無能爲也。君輩倘以竊賊視余。則余願死於此。余曰。汝有痼疾耶。高曰。余未嘗有此疾。惟此事極曲折。言之君等必不信。余是時惻然憐之。知其必有委曲。不得已而出此者。乃曰。汝且起立言之。蔣乃取一椅扶之坐。余知其毫無逃遁意。乃亦與蔣各就坐。高曰。君等之設計。可謂奇妙矣。余以黑幕爲隱身之地。而君等以電燈燭吾隱。吾誠意想所不及。噫。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余之名譽。從此淪。墮矣。夫復何言。余乃柔聲謂之曰。君勿怏怏。况非竊物。雖敗亦何傷。君果事而更易此畫之位置耶。高曰。言之實令人慙怍也。余老而乏嗣。撫一姪爲猶子。姪性靈敏。能作文幅山水。頗稱於時。今余不願言其名及字矣。姪遊皖有年。今秋始返家。得石公之許可。知其能畫。令來此室。徧觀諸名畫。余姪一覽之後。最爲心賞者。莫如此四大巨幅。余返家。姪屢屢爲余言之。能否乞石公將此畫假臨一次。余謂之曰。此必不能。石公爲人孤癖。余知之深矣。汝苟愛之。不如日隨余入室觀之可耳。余姪無如何。每日必偕余來一次。對畫而立。良久乃去。

余曰。蔣君曾言入覽者必得石公許可。君之姪乃可自由耶。高曰。此門通余家。余固有匙也。特未交之。蔣君爲此數日地步耳。余姪旣擅丹青。復擅攝影術。不知何時。彼竟攝得此四巨幅畫。彼乃閉門獨處。閱一月之久。竟成四大幅飭工裝製。復以藥品薰灼之。其色澤乃與此古畫絲毫不二。一日余入其室。見其四幅畫。幾疑耕烟復生。或以櫥中物攜歸余家也。姪謂余曰。畫雖摹仿成就。尙有絲毫不妥協。姪擬假櫬門之匙啓之。一切近一觀。苟有所歧。則改動尙易。余斯時欣慰頗盛。遂許之付匙於姪。任彼自啓而自閱也。

余曰。余聞余友言。櫬門之匙。祇有一枚。乃在石公身畔。今君言付之以匙。匙果何來耶。高曰。當購鎖之時。鎖式相同。而各有一匙。余恐石公之厭其繁。故留三而進其一。此種舉動。余固坦白無私。第知石公之心性。如是不欲。故煩之也。余姪得匙。觀畫之後。卽返匙於余。越日。石公有浙友數人。來導之觀畫。對此四幅極稱道不圖。余姪已以假亂真。其所稱道者。乃余姪之畫。非石谷之眞跡也。余本未之知。歸家時。與姪言之。姪啞然失笑。曰。法眼固如是耶。余知有異窮詰之姪。不得已出真者示余。余大恚。謂余一生名譽。

至。此。掃。地。矣。余。因。是。憤。而。辭。職。痛。罵。余。姪。姪。聞。余。言。大。駭。泣。謂。余。曰。父。不。辭。職。此。畫。猶。可。歸。趙。父。一。辭。職。兒。將。何。術。以。返。之。耶。余。聆。其。言。頗。有。見。地。終。夜。思。維。欲。爲。余。及。猶。子。恢。復。名。譽。計。必。返。此。畫。乃。可。余。乃。說。於。石。公。曰。櫬。中。畫。光。線。刺。射。不。利。於。收。藏。蓋。障。之。以。幕。石。公。竟。信。余。言。卽。製。幕。於。櫬。外。無。何。蔣。君。至。矣。蔣。君。余。之。庖。代。人。也。於。我。無。恩。亦。於。我。無。怨。蓋。辭。職。之。舉。出。自。我。一。人。之。心。思。初。非。因。蔣。君。之。將。至。而。辭。也。亦。非。由。蔣。君。排。擠。而。辭。也。顧。爾。時。之。我。處。於。艱。虞。之。地。位。目。視。蔣。君。不。啻。仇。敵。良。可。哂。耳。

余。之。唯。一。目。的。在。歸。還。此。畫。耳。畫。既。還。原。主。則。余。與。猶。子。撫。心。無。愧。矣。顧。此。歸。趙。之。舉。將。操。何。術。庶。得。風。平。浪。靜。一。天。雲。散。耶。終。乃。決。計。冒。險。一。行。第一。次。俟。人。靜。以。後。余。囊。櫬。及。小。門。之。鑰。取。第。二。第。三。之。畫。兩。幅。以。行。余。之。取。此。一。三。兩。幅。者。亦。有。理。由。此。黑。幕。本。自。中。間。開。余。生。平。坦。直。非。彼。奸。徒。可。比。此。深。夜。行。藏。誰。實。爲。之。故。擬。於。幕。之。中。間。兩。畫。义。又。去。二。三。兩。幅。捲。而。植。立。於。櫬。外。疾。以。真。跡。重。懸。之。局。櫬。門。垂。其。幕。由。小。門。挾。僞。品。而。歸。時。余。姪。已。位。立。於。後。門。聞。余。足。音。低。語。曰。父。歸。乎。兒。望。眼。欲。穿。矣。余。曰。仰。賴。祖。

宗之福使子孫不致蒙羞受竊物之嫌四幅已易歸其二矣姪大喜扶余入室覩其所畫之僞品憤而欲裂之且曰余悔作此畫幾隳余一生名譽也余阻之曰是則不可留而觀之以爲汝之提撕警覺可也姪聽余言遂收而藏之旣而扶余睡迨醒天已明姪謂余曰今夜之第二次兒當自往矣决不令老人衝寒冒夜矣余應之曰汝愛護老人余不能不鑒汝誠顧此種舉動偶一不慎必爲人窺破破則百口莫辨我是否圖竊汝方少年奈何甘冒此不韙余決不聽汝言汝第遵我之命余感汝多矣。

余姪無如何聽余作第二次之更換是夕余鑒余前夜無人窺破入室較早幸先入黑幕中正探囊覓匙間忽聞啓門聲此際余心膽俱碎不寒而慄繼從幕縫中窺蔣君舉動則不禁暗笑幸余爲好人否則如此膽小如鼷烏能夜出防奸宄哉余見蔣君一手提燈一手撫膺兩目略瞻視卽忽忽出門去余知其膽怯也則挺立幕中不發一聲移時聞其鍵門而去余如前法關左右兩櫬門易畫而返家余姪喜甚賀我曰大功告成矣余家名譽之得以保全皆父之賜也余知其深自悔改則撫而慰之明日蔣君招此君來時余實陰隨於後繼見君等行蹤祕密乃大驚疑然猶不虞君之方偵察也午後